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改變舊作風

太行武鄉光明劇團

高介雲 張萬一 梁棟雲 陳忠賢 陳鳳祥 李 模
集 體 創 作

新華書店印行

改變舊作風

太行武鄉光明劇團

高介雲 張萬一
梁棟雲 陳忠賢
陳鳳祥 李模

集體創作

改變舊作風

一九五〇年三月東北初版

• 編 輯 者 •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社

著 者 太行武鄉光明
劇團集體創作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有·版·權

根據一九四九年五月北京初版排印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改變舊作風

時間 一九四五年，春。

地點 解放區武鄉×村。

人物 陳茂林，村長，三十五六歲，貧農，性躁（『三八式』幹部）。

馮金先：政治主任，二十七歲，性溫和，不果斷，忠誠老實。

魏全雲：武裝主任，二十三歲，性暴，二桿子。腐化，官僚作風，只會用行政命令。怕老婆。

馮福先：農會主席，三十八九歲，爲人公正，接近羣衆。但別人與自己意見不合時，便置之不理。

劉滿洞：互助組長，五十餘歲，性溫和，生產積極，能忍耐。

老張：區政委，三十餘歲，是能深入羣衆的堅強幹部。

陳妻：村長妻，三十餘歲，性溫柔，能體貼丈夫，但自

私，鬭爭性差。

改花：武裝主任妻，二十餘歲，性躁，看去很厲害。

梁貴銀：互助組員，二十七八歲，性僻，不愛多說，心裏做事。

銀花：貴銀妻，二十歲左右，腐化，男女關係很亂。

郭老婆：抗屬，五十餘歲，愛多說話，貧農。

三孩：互助組員，二十餘歲，好背後說風涼話。

七斤：互助組員，二十歲，活潑青年，也是好背後說。

劉生機：三十餘歲，貧農，落後意識重，人說他是溜村長的溝子，也是個可憐人，接近幹部是想沾些光。有些人罵他也不大敢反抗。

水雲：十二歲，村長子。

佈景 一、三、五場村長家，二、四場二道幕前。村長家正面是通外的門和窗，炕上有蓆子被褥，右邊是通廚房的門，左邊放桌椅，牆上有公文、報紙……地下有小凳。

第 一 場

（開幕時，村長妻在洗小山藥蛋，一會兒進廚房，又出來，心中現出不安狀態，出門口照了照（看）又回來自語（●）

村長妻 （簡稱妻）唉！叫人怎麼鬧哩？怎麼過呢，鍋開的鑿鑿鑿的，米還不知道在那裏哩？！唉！（繼續將山藥蛋洗淨，進廚房拿刀）

水雲 （簡稱水）（上）娘！……（妻拿刀上）我到村公所，俺爹沒有在，人家還有好幾個人在等俺爹哩！

妻 （放下刀坐在炕上）你就沒有問問人家？

水 問誰哩？人家村副說來你去貴銀家看看吧！

妻 你沒有去看看？

水 咱不去了！

妻 你再去看看麼！

水 人家都笑話哩！

妻 （會意）唉！你這爹叫怎麼辦呢？（擦眼）

水 （見娘哭轉話頭）人家郭老人還在村公所等他哩！不知道有甚事情哩！

妻 咱鍋滾啦，還沒米哩！他光知道去貴銀家跑！你再去貴銀家叫叫他吧！

水 哼！……（不動）

妻 （怒）去哇，怕甚麼？他當上個村長，不嫌敗興（丟人）你倒臉皮薄，去吧。

水 ……………（慢慢下）

妻 （默坐）唉！……（姥上水隨後）

郭老婆 （簡稱姥）村長在家裏沒有？

妻 哼……（扭臉見水未走，怒）還不去等什麼呢？！（水下）

姥 村長上哪兒啦？

妻 誰知道人家哩！快來坐下吧！

姥 （坐）我到了村公所等了他半天啦！

妻 你尋他做甚麼？

姥 俺孩子去當兵的時侯，孩子也說，村長也說，各幹部都說：『不怕甚，孩子走了，家裏頭，村裏一定有人照管，家裏暫時無糧，可以想辦法救濟些。』可是……

妻 （打斷）嗯！他自家家裏還不管哩！鍋早就滾啦；還沒有米下啦！

姥 那還不教孩子去尋尋他？

妻 （故意）去那裏尋？

姥 去那裏尋哩？沒有到貴銀家尋尋！

妻 （故作不知）他去那裏做甚麼啦！

姥 你不要哄我，我甚麼不知道哇！

妻 （故作驚樣）喲！怎麼哩？

姥 怎麼哩？我給你說吧！（緊板秧歌）

（唱）村長家不要裝潑懂，
村裏事情我都知情。
咱村貴銀家不正經，
梳粧打扮勾引好人。
咱們村裏各幹部，
那一個不上她的門。
村裏羣衆亂反映，
誰不知道這醜事情，（送）

妻 （唱）大娘講話你莫高聲，（慢板）
教人家聽見，多麼難聽。
俺漢子，他那醜事，我也知道，
管不了他只好把氣嚥到肚中。
鍋滾了沒下的他全不管，
他不生產不辦公，光去遊（竄）門。
村裏人們說雜（閒）話，（緊板）
他都假裝聽不着。
跟上倒運鬼貴銀家，
村幹部個個都得垮（送）

村長：（簡稱村）（推水雲，怒氣沖沖，水雲哭）

（唱）老子一天家辦工作，
東跑西跑活忙煞。
抽空兒多少歇一歇，
專門給老子找麻煩（麻煩）（切）

（白）抽空兒咱說多少歇歇，咬了了，咬了了，專門給老子家找麻煩哩嘛，叫回老子做甚麼啦！

妻 你是還養活俺母子們哩不？鍋滾了沒米，你不知道？

村 我早就打點……（忽見姥）你做甚麼哩？（水雲進廚

房)

姥 啊！我是說……還是說前日不是和你說來？還是那個事情！

村 我一天忙煞啦！倒忘了你說甚麼來；再說一遍。

姥 俺今年一顆救濟糧還沒領過哩！

村 你這老人家不靠生產光吃救濟呀！

姥 睇（那）……睇……俺孩走了，家裏做甚也沒個人了，你們都說……

村 （打斷）公家人家不救濟了，別人都到豐衣足食啦！還要救濟！真給根據地敗興！

水 （從廚房出）爹爹！咱鍋滾了還沒米哩！怎呢呀？

村 （惱羞成怒）餓過你狗們幾頓？！

（水害怕的切山藥）

姥 村長！俺也倒好幾頓沒米啦！還有俺今年春耕……

村 算了吧！今後不用指望光靠救濟，總得靠自己生產哩！

姥 可是生產，你說我老人還有一天坐的哩！……

村 反正人家上頭今年是不發救濟糧啦！

姥 人家老農會說，公家到發下今年的救濟糧啦！

村 （怒）我不知道，老農會給你說，你去問老農會吧！儘管一回一回尋我做甚哩！

姥 我……我……

村 麻煩！（抽煙）

妻 （看不過眼）唉！人家老人家那麼大年紀了……

村 （對姥）走哇！去尋你辦法哇！尋我有甚辦法，我鍋裏還沒米啦！

姥 村長你還沒啦豐衣足食哩？

村 麻煩！看你說的這是甚話哩！趕快走你的。

姥 ……（退下）

妻 怎麼呀！把鍋紅了呀！

村 你們愁煞呀；等等生機到掬米來啦麼！

妻 生機那來的米？

村 還不是今年的救濟糧食，咱先借上些吃吧！

妻 哧（那）你不先給人家郭老人借上些哩？

村 哧到隨便，還得大家商議商議，看該救濟誰，不該救濟誰！

妻 人家還是抗屬哩！

村 抗屬也一樣，不管誰！

妻 哧你就能先吃人家的？

村 我……（到廚房點火吃煙）

劉生機 （簡稱劉）（掬米上）茂林哥！

村 （由廚房出）生機來啦！

劉 我先在村公所掬了二斗。

妻 你們不怕人們都說？

劉 咱茂林哥當了三四年村長，給大家辦了許多事情，因為辦工作，自家家裏養種鬧不好，還不敢吃些救濟糧？

村 不管怎呢，先借上吃了再說！老弟，給咱倒了吧；倒在靠火台根兒那個空甕裏！

劉 噢！……（掬米進廚房）

妻 一就下鍋裏些米哇！（進廚房）

劉 （拿口袋上）茂林哥，今年的春耕貸款倒發下來了，你知道不知道？

村 知道了！

劉 （笑）茂林哥！今年的貸款可得給我多貸上些！我和人家貴良碰夥買個牛哩，你說能行不能行？哈！哈！今年恐怕

你家也得貸些哩吧！

村 咱們商議着看吧！

劉 有甚商議哩！你一村之主，這些事還不該主了？甚事情也商議商議？民主是民主哩！還能……

村 咋也得幹部們在一塊兒商議一下啦！

劉 咋也行，不過你總得幫助兄弟給大家提一提這個意見！

村 咋你就給咱叫叫他們，叫他們來這裏坐坐，共同討論討論這問題！

劉 都叫誰？

村 政治主任、農民主席，還有全雲！

劉 全雲他是武裝，還管這事情哩！

村 你糊塗叫他們一聲，反正是這幾個人！

劉 嘿！……（下又上）喂！……茂林哥，我告說一件事情！

村 甚事？

劉 唉！你聽！

（唱）方才我捎米來你家，

碰見七斤們胡搗歇；

都說幹部不正確，

天天要去貴銀家。

鬧的人家不和會，

不是吵嚷就是打架；

銀花提出來要離婚，

貴銀也是沒辦法。

捎上米我假裝聽不着，

三孩仨罵我是舐屁眼客；

都說發下救濟糧，

村長扣住不往下發。

村長借吃二斗米，

他們圪吵真犯不着；

今天我來告你說，

抽空兒把狗×們治一下。（送）

村 （唱）叫生機不要說笑話，

你還不好去貴銀家？

他們反映咱不怕，

背後唧嚙不管他，

咱們商議咱工作，

你快叫各幹部來我家，（切）

（白）你不要管狗×們，他們是背後虛圪炸哩！你叫狗×們來正經地方說來，你快去叫人哇！

劉 對對！我不過告你說一聲，銀花家那條路總是少跑些爲妙。

村 你這人才……（回廚房，生機會意）你不得去人家銀花家，人家貴銀對你就滿意。你能去，不想叫我去，是不是？

劉 那裏哩！我還……我還是去叫人來吧！（溜下）

妻 （由廚房上）村裏發下貸款來哩，是不是？

村 怎呢？

妻 和人家大家討論一下，給咱也貸上些，咱今年把留下的種籽甚也吃完了！你不打算開養種了？

村 噠！（改花上）

改花 （簡稱改）村長，俺漢子那了？（其勢兇兇）

村 他沒來，怎麼啦？

改 他一天家，往那裏跑哩！永遠不住！

村 你到底尋他做甚哩！

改 做甚哩！哎村長！

（唱）他在村裏當幹部，

堂堂武委會是主任，

孩子在家得下病，

去祿村請來劉醫生，

人家說孩子實在重，

不趕快吃藥活不成，

我教他洪水去抓藥，

他懶的不去派民兵。

他派三孩去洪水，

叫我在家裏乾支等。

他覺着他是中隊長，（過）（妻上聽）

村 就是！全雲老弟就是武委會主任呀！

改 他覺着他是中隊長哩！不想人家誰尿他哩？人家三孩不去抓藥不用說，背地人家罵死他呀！孩子在家病的是那樣兒，他也不管，去了他那個奶奶家啦！

妻 （故意地）你沒有到人家貴銀家照照？

村 哼（看妻一眼，妻溜進廚房）

改 （明白了）這狗又去了他奶奶家啦！（衝出）

村 （追）全雲家！改花！改花！……（沒喊住）

（唱）事情越鬧越倒運，

恰恰遇上倒運人，

全雲家是個母妖精，

貴銀家也不是省油燈。

要是全雲在她家，

今天的事情了不成，

要是全雲不在她家，
最少也得嚷一頓，
你這老婆真倒運，
無故挑起一場大事情。

妻 （唱）你們出下一鍋漿，
不要往裏拉好人。（劉生機、福先上）

劉 （唱）農會主席你先進，
我給咱去找政治主任。（下）

福先 （簡稱福）（唱）村長你叫我甚事情。

村 （唱）吸袋煙歇歇再討論。（切）
（白）快坐下，水雲，點個火來。

水 噢！（點火！）

福 （掏出旱煙袋吸着），茂林！有甚事情哩？

村 咱們各幹部，在一塊兒商議商議貸款問題！

福 怎呢？

村 商議商議，給他們分配出去，倒沒了一件事情了。

福 （吸煙，若有所思）光咱們商議？

村 光咱們商議一下吧！怎呢？

福 還有誰哩？

村 劉生機去叫政治主任武委會主任去了。

福 劉生機？（吸煙）

村 是他！福先！你吸根紙煙吧！（雙手送過）

福 不！不！不慣！……

村 （只好罷了）福生！你說這一次春耕貸款，可該怎樣分配？（看福神色）

福 憑！（看村一眼）你說哩！該怎樣分配呢！

村 以我說當然是誰需要給誰分配；按實際情形來決定！

福 對！對！

村 我家今年把各樣糧食的種籽都吃光了！今年春耕成問題！
（看福）啊！你這人怎呢？不吸紙煙哩呀！

福 啊！啊！不吸！

村 福先！你可以向大家提一提嗎？

福 我說咱村今年需要貸款的戶太多了！

村 （不滿意看福一眼）啊！（轉怒）不行！今年我家情形，
是非得貸款不行！

福 啊！非得貸款不行？

村 是！非得貸款不行！

福 要是大家討論你貸不上話……

村 這怎行！按實際情形麼！

福 是！一定要按實際情形哩！不過……

村 不過甚哩！我今年一定要貸款！

劉 （上）村長，農會他們馬上就來啦！

福 反正我覺得不管是幹部羣衆，都應該經過討論，誰該貸，
誰不該貸，誰該貸多誰該貸少！

村 是！討論也是幹部和羣衆一樣，不能像過去，總是把幹部
放在後面，先儘了羣衆，幹部才論着得份兒。這點我就不
贊成！

劉 是呀！那裏能這樣呢？我就不贊成！我覺着不但不能把幹
部放在後頭，應該把幹部放在前頭。因爲咱們幹部們辦公
事，總是在前頭，給大家不知出了多少力，謀了多少利
益。比方咱村長吧！不知給羣衆謀了多少利益，啊！還有
咱農會主席，天天……

福 反正這些話不應該自己說，幹部雖不能放在後面，但是站
在羣衆頭上活，是不行的。給大家出力，謀利益？請你們

到羣衆中查訪查訪，自己也虛心的檢討檢討！

（全雲、金先上。）

全 老農會倒來啦！（譏笑）正講話哩啊！

村 都來啦！坐下！……吸煙（給全、金一支）哈！全雲！你老婆剛走了一會兒，去銀花家找你啦！我真替你就心啊！

全 不管毬她！

金 有甚事情？快些商議吧！

村 咱們這也不頂開會，隨便拉拉，就是關於貸款問題，上邊發下今年春耕貸款來了，咱們討論討論，看看誰該貸，誰不該貸。

金 那咱們就討論吧！

福 那也得提出一部份人來呀！先提出看誰該貸款，再討論誰貸多少！

金 對！這樣也行！那大家提誰都應該貸？

全 我提貴銀家需要貸些，他要夥個牛哩！

金 對！茂林記住些！

村 對！（記筆記）

福 我說滿洞老漢，應該貸些！還有……

村 我說生機應該給他貸些！他今年春耕沒有辦法。（看劉，劉會意）

福 我說三孩家……

劉 我說村長今年什麼種籽也沒有，他需要多貸些，（看村笑了一笑）

福 我說七斤家他家裏也……

村 慢些！慢些記不住麼！咱們提的時候，須要考慮考慮討論討論，要說起來啦！誰家用不着錢哩呀！還有咱們幹部有困難也可以提麼！